

中国教师报



2012年3月14日
星期三 第422期
逢星期三出版 本期16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9
邮发代号:1-192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教育报社
总编辑:雷振海

《区域教育周刊》 教育局长要关注教育内部的哪些关系?如何“打通”这些关系,本期继续邀请一南一北两位局长,展示他们对于教育“关系”的思考。 4-5版	《现代课堂周刊》 针对展“对”不展“错”、优生冲在前、教师爱“教场”等现象,我们须思考,课堂展示仅仅是为了落实知识目标吗? 6-7版	《教师生活周刊》 没有幸福的教师就没有幸福的学生。本期我们将带您走进年轻的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感受他们丰富多彩的“幸福文化” 8-9版	《教育家周刊》 “美国最伟大的教师”雷夫来中国了,作为畅销书《第56号教室的奇迹》的主角,雷夫的教育究竟有哪些秘诀?本期让我们一起解读雷夫。 10-11版	《民办教育周刊》 面对民办学校属性、民办教师待遇、民办学校合理回报等争议性问题,如何为民办教育营造宽松的环境,成为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12-13版	《课改研究周刊》 学校如何丰富多彩?建立特色课程,有哪些好的方式可供借鉴呢?本期带您探索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特色课程。 14-15版
--	---	--	--	---	--

两会报道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从2000年到2012年,实现4%的目标推迟了整整12年。然而,更重要问题的在于——

4%,实现后怎么办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迟到了12年的4%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经过千呼万唤和艰难曲折,中国教育终于将要实现近19年前提出的目标了。

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一次写入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并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完成这一目标。然而,到2000年,这一目标却没有完成,并一直持续至今,以致近年来每年的全国两会,4%几乎都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2年,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中,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的工作报告中终于传来了实现4%的声音。

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的目标推迟了整整12年。

“我当代表委员近20年,目标终于实现了!”3月7日,在全国政协教育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于实现4%难掩喜悦之情。

同样喜悦的还有河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许峰委员。“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现实下,政府下决心确保GDP的4%用于教育投入,充分体现了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而对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来说,4%的实现则是一种欣喜、苦涩和期待相交织的心情。

“翘首企盼了19年,今年终于要兑现了,虽一再迟到,终究是好消息,心情总是高兴的。”郭传杰说,“应该说,在加强教育投入方面,这届政府还是真付出了努力的,不容易,也见了成效。当然,高兴可以,但不值得沾沾自喜。因为,这只不过是满足孩子、教师苦苦期盼的、合理合情的一个基本要求。”

如何实现4%

多数代表委员对实现4%持乐观态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今年把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明确纳入中央财政的预算编制,“应该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但他同时指出,“还需要地方财政的配合,所以中央政府应当加大监管力度”。

也有一些代表委员对实现4%持审慎的态度。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小组讨论时表示,4%虽然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对4%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并不完全乐观。“如何保障地方政府也能做出相应的投入,怎样保障教育资金不被挪用挤占,还需要特别关注。”他建议,要建立统一的统计口径,公布政府投入数据,防止各地玩弄数字花招,确保4%的目标不折不扣地实现。

朱清时委员认为,4%虽意味着教育经费将有2万亿元人民币,但与国际平均水平仍有差距,更别谈高收入国家,“中央要给地方施加压力,一定要让目标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要建立一个政府向各级人大报告4%落实情况的制度,让教育投入成为各级政府工作报告里必写的内容。此外,在怎么花钱的问题上,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

海岩认为,即使4%兑现了,起到成效也是在几年以后。“不能用‘养鸡下蛋’这样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它,因为教育投资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疾风暴雨”。“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周期相对比较长,不可能靠‘大跃进’来实现,这些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少一些锦上添花,多一些雪中送炭

相比如何实现4%的问题,一些代表委员更关心这2万亿元巨款该怎么花。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认为,投在教育上的钱增加了,并不意味着教育就能搞得更好——“如何切这块蛋糕,并不简单”。

“每年2万亿的投入不是个小数目,该怎么切分这块巨大的蛋糕?”许峰委员说,“怎样既体现教育公平,又能见效益?需要充分的调研后作决定。”

“4%怎么用?报告里并没有具体界定,但强调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统筹发展,这些原则在落实时需要把握。同时,对于薄弱学校、中西部地区学校、少数民族地区有倾斜,这都告诉我们:钱应该怎么花。”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说。

“要把经费用到薄弱环节上。”胡海岩委员指出,应优先用于改善落后的教育设施和教师工资。“一是应该把增加的教育经费重点用于改善教育教学的薄弱环节,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二是应该积极争取提高教师薪酬,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薪酬,让广大教师能安居乐业,全身心投入到

教书育人中。”

“总投入量是多是少当然重要,但还要进一步看这些投入的使用结构与效率。”郭传杰委员说,“比如钱往哪里投?投下去干什么?”在他看来,想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就应该首先明确,以促进教育公平为原则进行经费分配。“如果仅用于搞几个示范学校,就是华而不实。”

郭传杰认为,资源配置应该向中西部、农民工子女倾斜。“而在投入结构上,不能把钱都变成钢筋水泥。必须减少那些项目报批的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对人的基础性投入。”

“随着基本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成了主要矛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钱要花在刀刃上。“在全面提高质量成为教育发展核心任务的形势

下,偏重外延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适应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发展的需求。”

蔡继明委员认为,应该通过加大投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源配置要向中西部、农村、边远和民族地区以及城市薄弱学校倾斜,尤其应该大力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此外,他还建议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鼓励更多人转向职业教育。

来自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肖燕委员说“希望能把教育经费多给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加大对基础教育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郭子仪也建议,国家要逐步探索、建立、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

(下转2版)



图片新闻

3月6日,地处偏远山区的江西省德兴市的留守儿童在老师帮助下,制作了“两会”会徽,并由老师在课堂上专门讲解“两会”会徽及相关知识,使学生在了解两会的同时,学会关注国家大事。

卓忠伟/摄

政协委员建议——

完善免费师范生政策 在全社会形成品牌效应

□ 本报记者 康丽

2011年2月,经过一番“就业”大战,首届1万多名免费师范生走上了三尺讲台。因为是首届免费师范生,外界给予的关注可谓空前。两会期间,这股热度并没有消减,反而越来越热。

“瓶颈”待破解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雅棠认为,政府在制定免费师范

政策的细节上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他看来,部分师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政策附带条件,觉得是国家的试验品,还有一些学生认为自己是贫困生的代名词,因为接受了国家的施舍,而变得自卑起来。同时免费师范生填报志愿时只是高中生,大部分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未来规划,要求他们对未来作出清晰稳定的承诺,似乎有点期望过高。

为此,陈雅棠委员建议,可否将“免费

师范生”的说法更换成“公费师范生”,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与公费相对的是自费,只有群体中的佼佼者才有机会享有公费;公费意味着享受国家赞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他也不太赞成现有政策中“准人不准出”和“十年服务期”的限制。在他看来,有必要在大学在读阶段提供重新选择的机会,让那些不愿从教、不适合从教的学生“置换”出去,同时缩短服务期,从而吸引

真正有志从教、适合教师职业的学生。

免费师范生的退出机制和服务期限,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但随着首届免费师范生的毕业,新的问题浮出水面。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兰荪毫不讳言,就是编制问题。

“虽然教育部要求确保免费师范生的教师编制,但有的省份部分中小学处于超编的状态,致使部分免费师范生面临‘无编’的尴尬处境。” (下转2版)

总编七日谈

走好改革每一步

京城的冬末仍然寒风凛冽,但人们的心中却是暖意融融,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教育的论述,更让人看到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

“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当温家宝总理铿锵有力地说出这段话,让为之奔走呼吁多年的两会代表和委员欢呼雀跃,更让中国教育有了底气和干劲。国家多次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如何

“优先”?首先应该有财政保障和支持。众所周知,经济对教育有基础作用、保障作用、推进作用。自从1993年将“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写入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人们对于“4%”何时实现,一直翘首以待。

每年的两会,有关4%的提案一直不绝于耳,有关4%的质询一直声声不断,从上至下,从代表委员至普通百姓,都对4%高

度关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沈士团为此呼唤了多年,从青丝到白发,由此得了个美名“4%专业户”。

今年,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破解,政府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教育的优先地位。从曾经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到如今“发展教育是政府最重要的公共职责”,政府越来越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明白,只有加大教育投入,才能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只有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它才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支持作用、促进作用、创新作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现在国家缺什么,缺的是人才,优秀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创新进步的原动力。而人才通过什么获得,就是通过教育。只有教育,才能提高人的各项素质,使人获取知识

和技能,让一个潜在的劳动生产力变为真正的生产力。

如今,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箭在弦上,教育改革真正成为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4%实现之后,让我们重新出发,解放思想,在教育改革的春天,走好改革进步的每一步。

雷振海